



1944年10月14日，刘连仁原本要去邻居家吃答谢酒，半路上却被伪军抓走。刘连仁不明所以，只看到有些被抓来的人被家人赎走。刘连仁等近百人被押往火车站，他们原本想逃跑，日伪军开枪当场打死两人，刘连仁头部受伤，最终没能逃走，被押上火车，运往青岛。

## 祸从天降被强掳 辗转高密无钱赎

1944年农历八月廿八（10月14日），是刘连仁和他的父母、妻子赵玉兰铭记了一辈子的日子。这天，刘连仁被“黄皮子”（伪军）从草泊村抓走了。

这日早上，刘连仁和邻亲刘洪良蹲在屋前的小桥头拉呱，忽然有一个人嚷道：“‘黄皮子’进村了，快跑啊！”刘连仁和刘洪良吓得赶紧跑回了家。

临近中午，村西头的吴元富亲自请他到家里喝酒。原来，前一天，吴家办丧事，刘连仁和众乡邻帮着把逝者殡葬了，而个子高、力气足、乐于助人的刘连仁出力最大，吴家中午预备了一桌酒菜答谢，一定要把刘连仁请到酒席上，所以，吴元富在打发小儿子来请、刘连仁推托后，又自己出马盛情邀请。继母劝刘连仁说：“人家家里出了事，请客也不是单为了你，你不去人家会过意不去，去了哪怕喝碗水也好。”刘连仁待继母甚孝，就答应去吴家看看。

已经怀孕7个月的妻子赵玉兰，这时正挺着个大肚子给丈夫缝制一件薄的青布棉袄，还差一个领子了。看到丈夫身上的衣裳太破旧，寒露已过天气有些凉了，就叫他换上这件新棉袄，说等他喝完酒回来再把领子缝上。

刘连仁换上衣裳，想起早上还没吃饭，就随手从饭筐里摸起一个凉的熟地瓜，边啃边往吴家走。

刚走到屋前的小桥边，刘连仁就听得一声断喝：“站住！”他看到桥南头站着三个“黄皮子”，正用枪朝他比划着。看来，跑是跑不掉了。一个“黄皮子”喝问他是哪里人，刘连仁回答：“俺就是本村的。”还用手指了指桥北头的家门口。那个“黄皮子”又问他村公所在哪里，叫他带路。

到了村公所，三个“黄皮子”叫保长安排人做了一顿饭，坐下来吃了，就押着连口水也没喝的刘连仁到了草泊以北三里外的尤河头村。到村里，怕刘连仁跑了，就用绳子把他绑上了。路上，刘连仁反复表白自己是“良民”，家里有老父老母，老婆快要生孩子了，还有两亩地没有种上麦子，哀求“老总”行行好，把自己放了。但“黄皮子”们不为所动，一个领头的还说抓人是上面安排的，他们也是公事公办。

在尤河头村，刘连仁向四周看了看，发现抓来的人有20多个，单单草泊的，包括他在内就有6人，其他人是邻近村子的。这些人都上了绑绳，各自愁眉苦脸。

刘连仁不知道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，国力衰竭，国内劳力严重不足，于是东条英机内阁出台了《关于将华人劳工移入日本内地》的决议，到中国四处抓掳成年男子，运到日本当苦工。山东省沿胶济铁路的区域是日本占领军的重要“治安区”，高密有胶济铁路横贯全境，因此高密和邻近高密的一些地带成了日寇抓掳劳工的重灾区之一。草泊虽然属于诸城县第七区柴沟乡（1946年3月划归高密县管辖），其实位于诸城和高密交界处，和前邱家庄、后邱家庄、顾家岭、王货郎庄、凤凰屯等村形成一个牛角，插入高密县境西南部，离高密火车站有30公里的路程。



日伪时期的高密县公署(资料图片)

“黄皮子”说是“公事公办”，但自古以来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的规矩在他们这里照旧有效。刘连仁看到有些抓来的人又放了，包括草泊抓来的另外5个人有4个人也走了，听说是家里人拿钱来把他们赎出去了。刘连仁也盼着家里人筹钱把他赎出去。转念一想，父亲闯关东去了，家里一个钱也没有，指着继母和妻子，恐怕也没处借，即使借到一星半点也不济事。不过，他还是巴望着能有好运气突然落到自己头上。

在期盼中，刘连仁和一些庄户人被押着，像游街似的，从尤河头到了沙坞，再到张家墩，再经伪二团杜耀亭团部所在地枣行，到了高密城，被关在了日本人办的所谓的合作社里。刘连仁看了看身边的人，一个也不认识，那个和他一个村、没在尤河头走脱的乡邻，在沙坞的时候也被家里人赎出去了。

## 伪县长暴打良民 劳工们逃跑未果

第二天早上，连刘连仁在内的近百人，被赶到高密县公署大门前的小广场上，听伪县长万闾民盘问。

刘连仁个子高大，走在队列的最前面。伪县长走到刘连仁身边，问：“你知道为什么抓你来？”

刘连仁答：“俺是个老老实实的庄户人，什么坏事也没干，就把俺抓来了。到底为的什么，俺也不知道。”

伪县长听了，瞪大了一双牛眼，竟然破口大骂：“你还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为的你是无业游民！”

刘连仁抱着“身正不怕影子歪”的信条，就大声嚷嚷：“俺家住诸城县草泊，你可以打听打听刘连仁，俺上有爷娘，下有老婆和弟妹，种地干活，老实巴交，怎么就成了无业游民？”

伪县长一看刘连仁不服，一边跳着脚喊道：“不是无业游民能抓你？你还狡辩，不老实！”一边从护兵手里夺过皮鞭，就朝着刘连仁劈头盖脸地抽下来，直打得他头上和脖子流出血来。

后来，刘连仁他们被关进了县监狱。窗户很小，里面像蒸笼一样闷热。刘连仁等几个最早抓来的人已经三天没吃没喝了。要吃的不给，不管怎么着也得要点水喝。于是，大伙就像合唱队那样，齐声喊：“老总！给点水喝吧！”看守被吵得不耐烦了，就故意把水桶歪对着牢门让水流了一地，还骂着：“无业游民，喝吧……”

第三天早上，刘连仁他们又被集中到小广场上。伪县长万闾民又出现了，装腔作势地说：“老乡们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可有好事啦！你们都去青岛帮着修飞机场，管吃管住，每天还给工钱八分钱，顶多两个月就完事了。从无业游民变成有活可干的人，你们可烧了高香了！”

大伙没一个人相信这个伪县长的鬼话。伪县长讲完，就命令把两个人一对用绳子拴起来，排成队，押往五里外的火车站。队列两旁，有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的日本鬼子和“黄皮子”们把守。

“上了火车，就跑不掉了。”于是，一出东门，刘连仁和伙伴们就努力挣脱绑绳，想逃跑。对骚动的人群，日伪军先是用枪托打，再用刺刀挑。刘连仁不管这些，使劲挣脱了绑绳，撒开长腿跑了起来。

日伪军急了，就朝着逃跑的人群开枪，当场打死了两人，打伤的更多。刘连仁突然觉得头顶一热，用手一摸，头顶被子弹犁出一条沟痕，血淌了下来。刘连仁和绝大多数伙伴的第一次逃跑失败了。

到了火车站，又发生了第二次逃跑。这次日本兵有了一些准备，立刻从火车站放出马队去圈刘连仁他们。人跑得再快，也赛不过马。第二次逃跑又失败了。

这么一闹腾，火车开走了。日本兵和“黄皮子”把抓回的人又押了回去，并且重新上绑绳，每人绑了三道，绳子紧得都勒进肉里。

第四天上午，刘连仁他们终于被押上火车。日本兵拿枪把守着，有被掳者上厕所，也用绳子牵着。就这样，刘连仁他们一路到了青岛。

# 莫名被抓押往青岛